

景德镇瓷业

城市的形成和历史遗存

□ 刘昌兵

历史古城景德镇以瓷名闻天下，因瓷而生，因瓷而兴，因瓷而盛，是世界文明史的光荣篇章。尽管历史尽沧桑，景德镇目前还保留了大量的和相当完整复杂的历代瓷业体系的文化遗存，仍然可见历史遗留的原料产地、作坊窑房、交通道路、水运码头、城池衙署、商铺民居、窑砖里弄，还有那仍在延续、并浸润在景德镇文化中的制瓷传统技艺民俗等。景德镇瓷业造就了中国古代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也成就了景德镇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瓷业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古城景德镇文化遗产体系的主要构架和内容，是人类重要而独特的文化瑰宝。

御窑厂作为景德镇独有的瓷业生产体制促成了景德镇瓷业的高峰。明清时期分别建立了严格意义上的御窑（俗称官窑），使得瓷业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最终形成了完备的瓷器产业。洪武二年明廷在景德镇设御器厂（御窑），真正的、大规模的皇家瓷业产生了。从职能上看，明代的御器厂既是官方手工业机构，也具维护全镇治安管理民政的权力。御器厂的建筑，分为办公管理机构、生产场所与公共场所。管理部分是典型的封建衙门建筑。明代初年，御器厂的位置在珠山之南，周围墙垣，按《景德镇陶录》记载：“厂跨周围约三里许”。清代维持并充实了明代御器厂的“厂署规制”等。

明清景德镇官窑瓷业是景德镇瓷业独特的生产体制，它使得景德镇区别于其他瓷区，也与景德镇民窑瓷业差异很大。朝廷以国家的名义在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人才投入和管理投入上较各地和历代瓷业空前的强大。以清代中期为例，仅投入于瓷业的资金就占国库的8%左右，仅仅次于军费、储粮费和官吏的俸禄总额。御器厂设置后，为了满足宫廷需要，不惜代价，高度专业化分工，向高精度发展，促使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断扩大新品种，提高产品质

量，把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清代统治者吸取了明代经验教训，由朝廷直接派职官充当督陶官。所委派的督陶官员，如唐英等，大都熟悉陶务，或愿意钻研陶务，为景德镇瓷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御窑瓷追求至精至美。如永乐御窑发明了祭红釉，创烧了玲珑瓷、“甜白瓷”，成功生产出薄如蛋壳的“卵幕”瓷，永宣御窑青花料大量使用南洋进口的苏麻离青，发色如蓝宝石般浓艳，明宣德时以釉下青花纹饰配釉上五彩创制了著名的“斗彩”，并在成化时发展至清丽淡雅的“成化斗彩”。清代康熙青花料多用珠明料，娇翠明爽，“料分五色”，并以白瓷的高度成就、西洋珐琅料和西洋绘画艺术成功结合，创制了格外精湛的珐琅彩瓷器，雍正时又参照宫廷珐琅彩制作技艺发明了柔和雅丽的粉彩瓷。雍正乾隆之际宫内唐英兼理景德镇窑务，在仿造历代各名瓷和创新胎釉彩上成就显著，“厂窑至此，集大成矣”，使得景德镇瓷器瓷业的综合成就在乾隆时最具盛名。

御器厂生产方式的重大的变化催生了瓷业手工



清代中期景德镇瓷板所绘御窑厂



景德镇古瓷窑建筑外观

工场和资本主义萌芽,使得官窑和民窑俱盛。明前期御窑厂实行轮班匠制的劳役制度。明后期以来,随着御器厂(御窑厂)的工匠制度从劳役制向雇役制转变,御器厂的管理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明后期,御器厂往往满足不了朝廷钦限瓷生产时间紧的要求,遂将一部分御瓷烧窑任务搭与民窑,或将一部分御瓷制烧任务派给民窑包作包烧,实行“官搭民烧”“官派民烧”。“官搭民烧”制度扩大了官窑的外延,延续和补充了官窑瓷业,大大提高了官窑的生产能力和规模。清前期,景德镇御窑厂在明代后期管理形式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改革,全面、长期地施行有偿雇佣制和官搭民烧制,既提高了御器的烧造效率,也有利于民窑的发展。清代普遍实行“官搭民烧”制度。清代景德镇御窑厂次色瓷器变价已成定制,提高了御厂的烧造效率,促进了“官民竞市”,有利于民窑的发展。而清代御厂全用雇匠,雇匠可在御窑与民窑之间自由流动,御厂技艺流入民间。次色变价便于民窑仿制官器,且“无从查禁”。清代御窑实际上成为民窑的最高形式。

御窑厂是景德镇的瓷业管理机构,在瓷业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御厂的技艺力量强,产品质量高,促进了民窑,带动了景德瓷业的全面繁荣。元及明前期官窑器系用官府地长期垄断、称为“御土”及“官土”的优质高岭土所作,以致元和明前期瓷器长期“精者(官窑)甚精,粗者(民窑)甚粗”。而明后期至清代,优质高岭土不再由官窑垄断,也促成了民窑产品与御窑产品俱盛。雍乾时期,官窑成就达到高峰,

民窑亦臻于封建时代的高峰。

总之,御窑成就了景德镇瓷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成就了景德镇瓷业强大的实力、持续的生命力和高雅的魅力,也使景德镇瓷都城市功成名就。

明清瓷器海外贸易为促成景德镇瓷业高峰起了重要作用。元代建立了远至西亚的大帝国,大量重用久有远商传统的西亚“色目人”,官营和民营的海上贸易都比较发达,瓷器外销的规模比宋代扩大。自从元代马可波罗和明代利玛窦回到意大利后,中国在遥远的欧洲人眼里成为“人间天堂”,并有着跟天穹一样无边的土地和精美的丝绸与瓷器。当时的大旅行家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的瓷器输出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明清时期,国内瓷业商品生产有重大发展,与海外的瓷器贸易,更有惊人的发展。明朝景德镇瓷器或是被官方赠送外国,或是各“入贡”国家使者回归时大量买去,或是随同明代初年郑和下“西洋”而入南洋各地。景德镇瓷器愈发成为外族人眼中昂贵的奢侈品,外国往往希望在朝贡贸易中获得景德镇瓷器。《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赏赐三国贡使瓷器共五万七千余件,十九年又遣行人刘敏、唐敬和太监赉磁器往赐真腊诸国王。”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非洲东岸等地区和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起来,也促进了景德镇瓷器贸易在海外市场的扩大。《明实录》记载,明正统时,皇家机关的光禄寺因为招待女真人等赴宴,竟被窃走580多件景德镇瓷等盘碗。景德镇瓷器,成了海外市场

相当紧俏的商品,以致明代欧洲各国商人沿新航线涌向中国及其近海。伴随景德镇瓷器大量出口,以中国东部为起点,向东洋、向南洋、向西洋的海上“陶瓷之路”应运而生。

明晚期至清中期,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发展,欧洲对亚非美洲的贸易和殖民开发愈演愈烈,欧洲和日本、东南亚等对景德镇瓷器需求急剧增加,景德镇瓷器的出口贸易进入了“黄金时代”。明代景德镇瓷在欧洲等地一度黄金般的昂贵,成为欧洲贵族追逐的奢侈品和平民阶层的梦想,被誉为“白色金子”。据粗略统计,在17世纪,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运出景德镇瓷等中国瓷1600万件。宋应星《天工天物》中卷《陶埏》说:“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清前期,景德镇瓷器外销迎来第二次高峰。清前期海外贸易鼎盛时景德镇瓷有近一半外销,外销的景德镇瓷又占中国外销瓷的近一半。清代前期以景德镇瓷为核心的中国瓷器出口更是超过了丝绸,与茶叶一并成为出口最多的中国产品,而景德镇瓷器仍就是其中最美和最受欢迎的。此时英、法、荷兰、丹麦、瑞典诸国先后在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在整个18世纪里,输入欧洲的景德镇瓷等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在明后期至清初活跃于日本海的“唐船”赴日贸易为时约150年,其中景德镇瓷器是重要的商品。

持续400年的大规模的明清瓷器海外贸易使“中国”与“瓷器”在欧洲语言中为同一名词,为景德镇瓷业带来巨大的产量、空前的品种和超级的利润,同时景德镇瓷业也吸收了相当的外来艺术和技术而更加繁荣。乾隆早期,伴随着景德镇瓷器海外贸易达到顶峰,景德镇的瓷业达到鼎盛,同时景德镇瓷都城市完全形成,并形成了瓷都型城市特有的产业景观。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说:“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法国人昂氏在信中写道,“景德镇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大烟囱的大炉”,“景德镇拥有一万八千户人家,一部是商人,他们有占地面积很大的住宅,雇佣的职工多得惊人。按一般的说法,此镇有一百万人口,每日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

18世纪时欧洲学习景德镇技艺,成功烧制出硬质瓷并迅速组织半机械化生产瓷。同时,日本也熟

练地掌握了制瓷技术,并大量仿制景德镇瓷向全世界输出。

二

景德镇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景德镇这座城市是古代瓷业发展重要的直接成就,是瓷业文明的容器,它保留了宋元明景德镇地区由村市向集镇、由集镇再向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典型瓷业遗迹和遗物,包括埋藏于地下的古瓷业遗址及无数的馆藏和民间收藏的古瓷,保留了瓷业主导下的明清城区形态、范围和格局,保留了相当面积的古代瓷业城区和传统瓷业街区,保留了众多散落于市内的各类与瓷业相关的地面建筑遗存。同时景德镇还保留了千百年来瓷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制瓷传统艺术或工艺技能、风俗习惯、节庆礼仪等。它们构成了一系列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景德镇瓷业文化遗产,并相互呼应、补充、渗透、融合,形成了丰富、庞大的景德镇瓷业文化遗产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景德镇的古代瓷业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保留了一千多年来伴随并与瓷业和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城市周边和城内的自然环境。城市周边的矿山、林山和江河水系孕育景德镇瓷业。历史上景德镇群山环绕,植被茂密,今天景德镇周边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0%。曾盛产高岭土的瑶里高岭山仍然林木葱茏,湖田村附近的南山仍然静静地伫立,东河、南河、西河和昌江水依然丰沛,市内的珠山和当年瓷器匣钵取土的马鞍山风貌依旧。瓷业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的区域主要两大块,总面积约达500万平方米,一是瓷业大遗址区,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即城市郊区东河、南河口一带的瓷业遗址群,主要以高岭瓷矿遗址、绕南村遗址、湖田窑遗址、浮梁县衙旧址为代表;二是瓷业老城区,总面积约达200万平方米,也即史载“陶阳十三里”的2平方公里的古城核心区,主要以御窑厂遗址、昌江沿岸古码头及古街巷群和城内古作坊窑房群为主。

景德镇保留了宋元明景德镇地区由村市向集镇、由集镇再向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典型瓷业遗迹和线路轨迹。古瓷窑址是历史上烧造瓷器的地方,经岁月变迁而遗弃荒废有大量的堆积层和制造遗迹遗址留存,是瓷业遗迹的重要代表。景德镇现存有200多处瓷窑类遗址,包括五代至清各时代的窑址、瓷片堆积层和古窑作坊,窑址可分为东河、南河、近郊区

域及市区。东河区域的古瓷窑址主要分布在瑶里镇和鹅湖镇的南泊,约30多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以瑶里村为中心,分绕南村、瑶里村、南泊村、长明村4个地段,年代从元末至明末。南河区域古瓷窑址主要分布于寿安乡的柳家湾、南市街、乌龟山、朱溪、寺前、枧田及竞成镇的湖田村、杨梅亭村,总面积约100多万平方米,除湖田窑遗址外,大部分是五代或宋元窑址。湖田古瓷窑址位于景德镇市东郊湖田村,面积26万平方米,是我国宋、元时期制瓷业的重要产地,从五代兴烧到明代中期结束,延续制瓷约7个世纪,成为我国宋、元时期瓷器生产规划最大、时间最长、产品最精美的著名窑场。白浒湾窑址距市东9公里,面积1万平方米,属五代至宋窑场。南市街窑址距市东20公里,有4片堆积,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属五代至元窑场。柳家湾遗址距城22公里,主要堆积有匣钵墩、八角井等3座,高约十几米,总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黄泥头窑址距城东7公里,是五代至北宋的代表性窑址,面积约6000平方米。湘湖街窑址距城东10公里,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属五代至宋窑场。

董家坞窑址位于市内四图里,遗物为明代中后期民窑青花瓷。老城区其余民窑遗址大部分被建筑物覆盖,地面以下窑业堆积最厚处达7米,其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厚。如落马桥一带曾出土宋影青瓷和元明青花瓷标本,十八桥自地面以下六七米深处有宋元明清窑业堆积物,太白园、二中、刘家弄一带元明清民窑粗瓷堆积物,其地面和地下相加有15米,颇为壮观。人民公园和墩头上有庞大的明清窑业堆积物,观音阁一带的窑业堆积物内涵极为丰富,中山路以西至昌江东岸几乎都是由明清窑业废弃物堆填而成,以至在这片区域内找不到一栋清代早中期以前的房屋。珠山御窑厂遗址是市内现存最大规模、最为丰富的景德镇明清城市阶段的瓷业遗迹,属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景德镇中心,面积6万多平方米。景德镇还保留了中国作为瓷器之国最著名瓷用原料产区高岭古瓷土矿遗址。1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保留明、清时代大量的矿坑、矿井、尾砂及附属文物水碓、碑亭、东埠码头、清代古街等。景德镇昌江不仅是古代瓷业的母亲河,实际上还是瓷业遗物的宝库。昌江沿城有十多里的河床内尚有大量历年倒入河中的废瓷窑渣,是瓷业碎片之河。

景德镇保留了瓷业主导下的明清城区形态、范围和格局,保留了相当面积的古瓷业城区和传统

瓷业街区。明以来景德镇沿昌江东岸长条形分布的城市形态,南北自观音阁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东西由昌江至里村约2平方公里的城市范围和以御厂地区为中心的街弄格局,仍然是今天景德镇最繁华市中心区域的特征。今天的主要街道中华路、中山路实际上就是当年的前街和后街。街道两侧为前店后宅建筑。清代主要街道里弄格局中,因瓷业运输形成的十八渡、中渡口、石狮埠、三闾庙、祥集弄、迎瑞弄、福寿弄,因瓷工聚族而居形成的黄家弄、戴家弄、江家坞、薛家坞、董家岭、抚州弄,因作坊窑房而形成的通津桥、落马桥、沟沿上、小塘街、黄家洲、青峰岭、十八拐、棋盘街、豆芽井、马家井、八角井、斗富弄、赛宝滩,因瓷业辅业形成的篾丝弄、当铺弄、铁匠弄,因御厂形成的东司岭、南门头、东门头、龙缸弄等仍然保留至今。景德镇保留了明清以来的城区仍有20万平方米,民国时期清代风格的传统城区仍有10万平方米,其总面积仍占老城区的近三分之一。市内以御窑厂为中心的老城区的三闾庙、苏家坂、葡萄架、罗汉肚、沟沿上、刘家弄等街区仍然保留了历史的内涵和风貌。

景德镇其他类型古瓷业遗存,包括作坊、窑房以及与瓷业相关的衙署、码头、街道、瓷行、栅门、会馆、民居、庙宇等古代建筑,仅2003年文物普查登记在册的民国以前的建筑就有300余处,散布于明清以来2平方公里的老城区。浮梁县孕育了景德镇和景德镇瓷业,现存的浮梁旧县衙不仅是我国典型的清县衙署,还是重要的瓷业政治和管理机构,它距市区约5公里。该县衙为清道光年间建造,保存完好,規制完整,五开间三进院。大堂空间较大,显得高大、庄重,同时与清代晚期瓷业困境相适应,无甚装饰。作坊是陶瓷成型场所,地下除湖田古瓷遗址发掘的宋元作坊遗址和珠山御窑厂遗址发掘的明清作坊遗址外,城区内尚有100多处清代和民国时期作坊,主要集中在苏家坂、枯树弄、葡萄架、罗汉肚、沟沿上、薛家坞、刘家下弄一带。其中保存完整的有枯树弄、刘家下弄连片作坊形成的整个街巷。最具代表性的是葡萄架2号,由二层的坯坊以及宅院、窑址组成,是一个集生产、生活为一体的特殊建筑。御窑厂周围民居之中尚有4处清代作坊。窑房是最终产出瓷器的场所,现有最具代表性、保存最完好的是位于古瓷窑厂的清代“镇窑”。城区内尚有保存较完整的清代彭家上弄“黄老大窑”、方家上弄“刘家窑”、沟沿上“过路窑”、“四合窑”等10座窑房遗址。昌江西岸三

间庙依存的明清码头和明代街道是古代皖赣各地进入景德镇的必由之路,长 84 米,宽 4.5 米,拱率达 1/20,两侧有较宽砖砌明沟,明街北面为清代街道,清街长 231 米,青石板路面尚有深深的独轮车辙,相邻有一些明清民居和店铺建筑。

景德镇现今保存完好的古民宅共有 43 处,其中明代民宅 17 处,清代民宅 20 处,民国早期民宅 6 处。著名的民宅有祥集弄 11 号和 3 号,建筑面积 400 平方米,建于明代成化六年(1470 年)。梁柱粗大,木质精良,纹饰粗犷,朴素典雅,充分反映明代景德镇陶瓷业兴旺,商贾富有。三间庙明代街区刘家弄 3 号、13 号住宅为明中期建筑,抚成弄 2 号住宅为明代晚期建筑,雕饰细腻流畅。汪家坦 2 号明代瓷行,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是陶瓷交易场所前店后宅。清代通津桥中横弄 21 号柴行,是窑柴交易场所。汪家坦 2 号,瓷行面积宽阔,并有宽敞前廊,开间大、进深长,天井较大,傍石墙开三个小天井,其石刻门罩却很精致,梁架装修则较简单,均以满足瓷行功能而变化。花园里 1 号明代瓷行,仅存柱、梁架,残存檐柱围径竟达 180 厘米,超过明故宫钦安殿柱围。在当代城市史学者眼里,窑砖里弄被称为“瓷派建筑”,为瓷都所独有。其建筑材料是修窑时废弃的窑砖。

景德镇现存窑砖里弄遍布老城区,有 30 多条,如彭家弄、斗富弄、沟沿上等,总面积达 5 万平方米,是瓷都型建筑的直观、集中体现,也是景德镇历史上窑场遍布的真实写照。会馆遗存的有彭家下弄“湖北会馆”、求知弄“蓉城公所”、程家上巷“丰城会馆”等 4 处。其中“湖北会馆”规制最大,最具代表性。景德镇除信奉传统神祇之外,还信奉诸如“师祖”、“风火仙”等行业神。景德镇现有清代“阳府寺”、“清真寺”,清代“五龙庵”、“淮提阁”、“天主堂”等虽已改成民居和办公地,但主体尚在。古代景德镇不设城墙,为保障本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不少弄口都有栅门,栅门遗存现有“陈家弄”、“八卦图”、“三间庙”等 5 处。

三

景德镇的古代瓷业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古代瓷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通过瓷业生产中或生产参与者(工匠和居民)来体现的非物质形态化的景德镇瓷业精神、传统技艺、习俗传说、仪式活动、瓷业语言、人名地名等。它们与景德镇瓷业的发展紧密相关,是其不断进步的根基和源泉。非物质

遗产与那些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同样价值,同样能够体现景德镇市举世无双的历史、科学、艺术和人文价值。

景德镇古代瓷业中,以瓷为天、以瓷为衣食、以瓷为荣耀、为瓷而奋斗的传统构成了景德镇瓷业精神的核心。明清以来,十数万景德镇人就生活在这种精神和情结之中。至今仍有近十万景德镇市民以瓷为天、以瓷为衣食、以瓷为荣耀,保持着这份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下,民窑长期持续大规模的生产,官窑生产则精益求精,不惜工本。伴随瓷业分工日益精细、行业和岗位技术日益专一,景德镇善于吸收、发展各地制瓷技艺,集天下瓷技之大成,形成一整套独特的以制瓷技艺和作坊窑房营造技艺为主的瓷业生产技艺。而这些瓷业生产技艺反过来又对景德镇官、民窑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景德镇传统瓷业家庭小作坊仍有几千家,占了景德镇当今瓷业的半壁江山。古代许多制瓷工艺、生产方式有不少还在延续。景德镇仍有一批传统瓷业生产技艺的传人。坯业、挛窑和烧窑业是景德镇传统瓷业最重要的分行业,坯房和窑房建筑、烧窑看火匠人及其技艺极其重要。现存的一些民风习俗和仪式活动是古瓷业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当代景德镇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

景德镇瓷业分工精细,行会既多,各行各业的规约也就多,有些已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实际功能,有些则还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

有关古代瓷业用语仍大量沿用,其中一些仍具生命力,如御窑厂、元青花、成化斗彩、乾隆珐琅彩、仿古胎、仿古釉、仿古彩等。

景德镇仍然保留了内涵丰富的大量历史地名,例如:有反映老城区土著居民聚族而居的黄家弄、戴家弄、吴家祠堂、蓝家祠堂、江家坞、薛家坞、董家岭;有反映老城区地形特征的通津桥、落马桥、沟沿上、小塘街、黄家洲、涂家坦、青峰岭、纱帽墩、十八拐、棋盘街、裤裆弄(富强弄)、吊脚楼;有与御窑厂有关的东司岭、南门头、东门头、厂前街、龙缸弄;有以井命名的大井头、豆芽井、浚四井、马家井、八角井。这些地名简直就是景德镇老城区发展变迁史的解说词。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保护中心)